

修行道地經卷第五

明五

西 晉 三 藏 竺 法 護 譯

行空品第二十一

各自名人物 悉知其本號 曉衆生微苦

如蓮華根絲 以審諦觀故 無有吾我想

人常不計身 願禮無著尊 其光照於世

如炬明冥室 厥心之所覩 一切無固要

我歸命彼覺 其心行平等 察諸天及人

普見如空人

設修行者有吾我想而不入空則自剋責吾

衰無利用心罣礙不順空慧樂吾我想憂感

自勉誘心至空或試其志誘之向定因至本

無三界皆空萬物無常有是計者諫進其心

令不放逸於是頌曰

其不解空有我想 志則動起如樹搖

勸進厥心向空無 不久當獲至本淨

譬如國王而有佻兒其佻母終持服在家王

欲聞說使人召之王欲相見佻自念言吾有

親老適見背棄今王嚴急若不往者當奪我

命或見誅罰毋雖壽終無他基業宜當應之

不違尊命佻作佻戲得王歡心強自伏意制

於哀感不復念毋則自莊嚴和悅被服便往

奉現外佻朝說令王歡喜退自思念遭於毋

喪心中悲感如火燒草嗚呼痛哉何忍當笑

適罹重喪竊畏國王即制哀心如水澆火遂

復佻戲稍忘諸憂戲笑益盛令王踊躍其修

行者亦當如是誘進道心使解空無除吾我

想因是習行遂入真空於是頌曰

譬如王有佻 身遭重憂喪 佻笑除憂感

心遂歡喜悅 修行亦如是 稍誘心向空

照耀近慧明 志定不動轉

是故行者當順空教設試其心或中亂者起  
吾我想則自思惟譬如有人合集草木以用  
作筏欲渡廣河其水急暴漂而壞筏吾誘進  
心從來積日勤苦巨言亂志卒起違其專精

有吾我想於是頌曰

明五

二

譬如合集草木筏 山川江河漂之壞

愛樂之河急如是 意念于寂則向空

譬如夏月暑焦草木得霖雨時便復茂生五

穀豐盛吾思惟空則無吾我設不思惟便興

身想於是頌曰

譬如於彼霖雨時 諸枯草木悉茂生

設使修行思惟空 則捐吾我無想念

修行自念吾所以坐欲求滅度實事巨失設

有我者可方求之而然本空無有吾我今欲

分別身之本無我何所是寧有身乎於是頌  
曰

其處我想解乃覺 常諦觀之爲本無

設使隨俗不自了 若如冥中追于盲

其修行者退自思惟有身成我衣食供養有

餘與他是爲吾我計本悉空假使有難先自

將護然後救他若捨身已復有餘患則當追

護人一切貪皆猶身與無復他計是故知之

身爲吾我於是頌曰

諸貪財色皆爲身 設有恐難先自護

明五

三

永不顧人唯慕己 是故俗人爲吾我

修行自念當觀身本六事合成何謂爲六一

曰地二曰水三曰火四曰風五曰空六曰神

何謂爲地地有二事內地外地於是頌曰

地水火風空 魂神合爲六 身六外亦六

佛以聖智演

何謂身地身中堅者髮毛爪齒垢濁骨肉皮  
革筋連五臟腸胃屎穢不淨諸所堅者是謂  
身地於是頌曰

人身積之若干種 髮毛爪齒骨皮肉

及餘體中諸所堅 是則謂爲內身地

彼修行者便自念言吾觀內地是我身不神  
爲著之與內合乎身合爲異吾我別乎當觀  
剃頭下鬚髮時著於目前一一分髮百反心  
察何所吾我設一毛我安置餘者若毛悉是  
斯亦非應爲若干身又除鬚髮從小至長亦  
難計量若持著火燒其髮時身當便亡髮從  
四生一曰因緣二曰塵勞三曰愛欲四曰飲  
食計是非身則無吾我髮衆緣合我適有一  
髮墮在地設投於火若捐在廁以足蹈之於

身無患在於頭上亦無所益以是觀之在頭  
在地等而無異於是頌曰

頭上雖多髮 增減亦無異 設除及與在  
亦不以爲憂 諦觀察是已 則無有吾我  
是故分別了 各各無有身

假使彼髮爲吾我者如截葱薤後則復生以  
是計之當復有我所者何其葱薤者自毀  
自生一切皆空非吾無我假使鬚髮與神合  
者如水乳合猶尚可別設使鬚髮有吾我者  
初在胎中受形識時都無髮毛爾時吾我爲  
在何許後因緣生以是知之髮無吾我髮生  
不生若除若在計無有身以是觀之草苗及  
髮一無有異於是頌曰

假使鬚髮有吾我 便是可見如葱薤  
身由芻草剉斬之 觀體與草等無異

其修行者思惟如是本無有吾今不見我曉  
了若斯一壞狐疑如髮無我一切亦然髮毛  
爪齒骨肉皮膚悉無所屬諦觀如是地無吾  
我我不在地於是頌曰

身髮種類無吾我 分別體肉百千段

於中求之無有身 譬如入水而求火

其修行者心自念言吾求內地都無吾我當  
察外地儻有吾我依外地耶何謂外地與身  
不連麤強堅固離於人身謂為土地山巖沙  
石瓦木之形銅鐵鉛錫金銀鍮石珊瑚琥珀  
磲磔碼瑙瑠璃水精諸樹草木苗稼穀物諸  
所積聚於是頌曰

山巖石瓦地樹木 及餘諸所有形類

其各離身衆殖生 是則名曰外地種

其修行者觀於外地則知內地無有吾我所

明五

五

以者何內地增減則有苦毒尚無有身何況  
外地當有體耶設有破壞斷截燒滅墜掘割  
裂不覺苦痛寧可謂之有吾我乎故外內地  
皆無所屬等而無異於是頌曰

譬如內地無吾我 何況在外而有者

以觀無我等無異 省之同空而不別

何謂為水水為在我我為在水水有二事內  
水外水何謂內水身中諸軟濕膩肪膏血脉  
髓腦涕淚涎唾肝膽小便之屬身中諸濕是  
謂內水於是頌曰

肝膽諸血脉 及汗肪之屬 涕淚諸小便

身中諸濕者 散體有柔軟 與神不相連

通流遍身中 是謂為內水

其修行者涕淚在前諦觀視之以木舉之我  
著此乎假使依是日日流出棄捐滅沒朽之

在外不計是我亦不護之假使木擎有吾我者盛著器中以何名之如是觀者諦知無身所以者何計於形體無有若干以此之比水種衆多水則無我內外亦爾於是頌曰

假使我如水 水消我則滅 如身水消長

我者亦應爾 如棄體中水 不貪計是身

諦觀如是者 則無有吾我

其修行者復更省察以見內外無有吾我當觀外水爲有我耶我依外乎何謂外水不在已者根味莖味枝葉華實之味醍醐麻油酒醬霧露浴池井泉溝渠澇水江河大海地下諸水是謂外水於是頌曰

地上諸可名水者 及餘衆藥根莖味

與身各別不相連 是則謂之爲外水

其修行者諦觀外水分別如是而身中水尚

第五

六

無吾我有所增減令身苦痛何況外水而有身乎設有取者於已無損若有與者於身無益以是觀之此內外水等而無異所以者何俱無所有於是頌曰

身中諸水無吾我 設有苦樂及增減

如是外水豈有身 苦樂增減而無患

今當觀察諸火種火有我耶我著火乎何謂爲火火有二事內火外火何謂內火身中溫煖諸熱煩滿其存命識消飲食者身中諸溫此爲內火於是頌曰

身中諸煖消飲食 溫和存命諸熱著

是則體分及日光 斯謂名之爲內火

其修行者當作等觀身中諸溫或熱著頭或在手足脊脅腹背也如是觀者各各有異計人身一不應有我諦視如是則無所屬是爲

內火於是頌曰

分別計人身 心察火無我 所處若干種  
各各不見我

其修行者便自思惟吾求內火則無有身當

觀外火為有我乎我依火耶何謂外火與身

不連謂火及燄明五溫熱之屬日月星宿所出光

明諸天神宮地岸山巖鑿石之火衣服珍琦

金銀銅鐵珠璣瓔珞及諸五穀樹木藥草醞

醐麻油諸所有熱是謂外火於是頌曰

日月燄光及星宿 下地諸石光熱者

及餘一切諸溫煖 是則名曰為外火

其修行者思惟外火所覩如是則知外火不

可稱數火有二事有所燒煮火在草木不焚

草木所處各異設外火中有吾我者則不別

異以故知之外火無身亦不在彼內火外火

俱而無異所以者何等歸于空於是頌曰

所以有此火 唯燒熱炊熟 山巖諸石子

所積聚如是 各各所在異 熾然不一時

外火為若此 是故知無我

今當觀察諸所風氣為有我乎我在風耶何

謂為風風有二事內風外風何謂內風身所

受氣上下往來橫起脅間脊背腰風通諸百

脉骨間之風掣縮其筋力風急暴諸風興作

動發則斷人命此謂內風於是頌曰

戴身諸風猶機關 其斷人命眾風動

喘息動搖掣縮體 是則名曰為內風

其修行者當作是觀此內諸風皆因飲食不

時節起及餘因緣風不空發風若干種步步

之中各各起滅於彼求我而不可得以是言

之求於內風而無吾我於是頌曰

人身動風及住風 計若干種從緣起

此各殊異非有我 是故內風而無我

其修行者心自念言今求內風則無有我當

復察外何謂外風不與身連東西南北暴急

亂風飄風冷熱多少微風興雲之風隨藍動

風成敗天地及持水風是謂外風於是頌曰

四方諸風及寒熱 隨藍之風亦成敗

持雲塵清并飄風 是則名曰為外風

其修行者觀風如是則自念言外風不同或

大或小或時中適或時盛熱持扇自扇若有

塵土而拂拭之急疾飄風則斷擊人隨藍之

風立在虛空天地壞時拔須彌山兩兩相搏

皆令碎壞舉下令上飄高使墮相擔碎敗皆

使如塵計身有一無有大小外風既多又復

大小觀內外風等無差特所以者何俱無所

屬於是頌曰

若使熱扇除汗暑 人身中風及隨藍

虛空眾風亦無我 是則名曰為外風

其修行者皆能分別了此四大雖爾未捨不

解身空所在作為輒計有身亦言有吾以觀

本無計內四種及外四種俱等無異色痛想

行識則為猗內亦無所猗所以者何其心意

識而不在內痛想行識亦不與身四大相連

於是頌曰

當觀察此四種分 其無慧者常懷疑

色痛行識不連內 安當想著外四種

其修行者假使狐疑當觀本無能解其相則

知如審譬如種樹而生果實非是本子亦不

離本一切如是因獲四大如有五陰則在胞

胎成心精神形如濁酪則生息肉稍稍而成

小兒之身從少小身便至中年是若干種本  
從胎起既成就身非初合身亦不離初始從  
胎精稍稍成形至於中年精神所處四種之  
變漸漸日長以觀本無則無有我等無差特  
四種法爾精神所處漸漸成體其無精神亦  
轉長大於是頌曰

內猶心生實 如樹從子出 心如樹因果  
外種亦如是 其身法亦然 因心念衆想  
厥外種無意 安能有衆想

譬如外種或有出金後有工師或出銅鐵或  
出鈇錫或出銀者或出鎗石碑磔碼碯瑠璃  
水精珊瑚琥珀碧玉金剛金精衆寶其於外  
種出於如是輩琦瓊珍異計身內種胎中始  
生若二肉搏名爲眼相其目中光有所見者  
名曰爲精目中黑瞳因于內精得見外形內

外相迎然後爲識識何所興謂痛想行若如  
從目生痛想行耳鼻身口意亦復如是內外  
諸種等亦無異從內諸種心痛想行本從內  
起不由于外於是頌曰

有諸於外種 用出金銀故 內種亦如是  
二肉搏成眼 從眼想覩色 因色而成識  
由心起衆想 內自在號識

其修行者儻有是疑所謂內種頗有踰者所  
謂內中之內或有覺言朦暝之人不聞不了  
其心反邪入於貢高所見身者則是吾我所  
爲有體我或在內觀他人身亦如是也所觀  
如斯不能超踰弗解人身四大五陰及諸衰  
入因號之身我所他人計此內外凡俗言耳  
如俗所言吾欲從之設不從者儻有諍訟學  
道之人未曾計形於是頌曰



我寧有勝乎 能起內我耶 愚駭亦如是  
無慧隨邪見 言語有增減 凡俗所說耳  
智慧除是知 分別無特異

其修行者見知了了成清淨慧設使內種是  
我所者常得自在當制訶之進退由人所以  
知之無我者何不得自在感於衰老鬚髮自  
白爪長齒落面皺皮緩顏色醜變筋脉爲緩  
肉損傷骨風寒熱至相錯不和體血濁亂計  
外四大亦復如是或有掘地山崩谷壞地水  
火風或增或損用不自在是故無身猶此知  
之內外諸種無吾非我於是頌曰

生老病死至 猶尚不自在 外地亦如是  
崩掘常增減 內衆事成身 外種亦若干  
如實正諦觀 則知無吾我  
修行自念我心云何從久遠來四大悉空反

明五

十一

謂我所譬如夏熱清淨無雲遊於曠澤遙見  
野馬當時地熱如散炭火既無有水草木皆  
枯及若沙地日中饑盛或有賈客失衆伴輩  
獨在後行上無傘蓋足下無履體面汗出唇  
口焦乾熱炙身軀張口吐舌劣極甚渴四顧  
望視其心迷惑遙見野馬意爲是水謂爲不  
遠似如水波其邊生樹若干種類鳧鴛鴦  
皆遊其中我當至彼自投沉底復出除身中  
垢熱及諸劇渴疲極得解爾時彼人念是以  
後盡力馳走趣於野馬身劣益渴遂更困頓  
氣乏心亂即復思惟我謂水近行走數里水  
不知至此爲云何本之所見實是河水吾自  
惑乎遂復進前日轉晚暮時向欲涼不見野  
馬無有此水心既覺之是熱盛炎之所作耳  
吾用渴極遙見野馬反謂是水於是頌曰

遙見日盛燄 謂是流水波 以渴困極故  
意想呼是河 時暮遂向涼 更諦察視之  
乃知是野馬 吾感謂爲水  
修行自念吾本亦然渴於情欲追之不息著  
終始愛還自焦然迷爲疑想癡網所蓋野馬  
見感吾從久遠唐有是心貪著于我謂是吾  
所今已覺了所觀審諦身所想見斯已除矣  
今觀六分無有吾我觀一毛髮不見有也  
沉於體中毛中諸物解身一毛有若干說况  
當講論一切地乎於是頌曰

自觀其身謂是我 愚渴見燄亦如是  
知此六分非我所 有是心者謂合德  
其修行者當復思惟愚者不明發心生想是  
吾斯我彼意所念衆想邪行初起謂念後起  
謂行思是然後心中風動令口發言倚四大

明五

十一

身計吾有我是事皆空無吾無我唯是陰種  
諸入之根是故有身因號名人男子丈夫萌  
類視息載齒之種志從內動因風有聲令舌  
而言譬如大水高山流下其震動暢逸行者  
聞之亦如深山之響呼者即應人舌有言本  
從心起亦猶如是於是頌曰

依倚諸種想衆法 本從邪思起意念  
因長成身有言說 出若干義如山川  
其修行者當復自念是四種身無吾無我轉  
相憎害譬如有人財富無數而有四怨四怨  
念言此人大富財寶不嘗田地舍宅器物無  
量奴婢僕從無所乏少宗室親友皆亦熾盛  
吾等既貧復無力勢我輩不能得報此怨當  
以方便屈危斯人當以何因成其方便常親  
近之乃可報怨爾時四怨詐往歸命各自說

言我等爲君趣走給使當如如客所欲作爲  
願見告勅其人即受悉親信之令在左右四  
怨恭肅晚卧早起竦慄又手諸可重作皆先  
爲之不避劇難爾時富者見彼四怨恭敬順  
從清淨言和卑下其意心甚愛之謂此四人  
是吾親友莫踰卿者所在坐席輒歎說之是  
吾親友亦如兄弟子孫無異是輩所與有可  
作爲吾終不違有是教已食飲同器出入叅  
承於是頌曰  
親近無數使 除慢不逆命 卑下如家客  
順意令歡喜 怨安能行此 是等爲本讎  
在世有嫌結 依之如親友  
爾時富者親是四怨心未曾踈然後有緣與  
斯四人從其本城欲到異縣自共竊議此人  
長夜是我重讎今者在此墮吾手中旣在曠

野無有人民此間前後所傷非一也今斯道  
路離城懸曠去縣亦遠前後無人邊無候望  
亦無放牧取薪草人射獵之者也今正日中  
禽獸尚息況人當行今甚可危於時四怨捉  
富者髮撲之著地騎其背上各陳本罪一怨  
言曰某時殺我父第二人言卿殺我兄第三  
人言汝殺我子第四人言汝殺我孫今得卿  
便段段相解當斷其頭解解斬之自省本心  
曾所作不皆思惟之今汝亡命至閻羅王獄  
爾時富者爾乃覺耳是我怨家反謂親友初  
來附吾吾愛信之食飲好樂不爲悒悒視之  
如子吾所欲得悉著其前久欲害我但不覺  
耳今捉我頭撲之在地陳吾萬罪截吾耳鼻  
及手足指剥皮斷舌今諦知卿是我仇怨於  
是頌曰

其人相隨交 怨家像善友 口軟心懷毒  
如灰覆盛火 現信無所持 剥吾如屠羊  
其人爾乃覺 是怨非親友

修行如是等觀此義吾本自謂地水火風四  
事屬我今諦察之以爲覺知是爲怨家骨鎖  
相連所以者何身水增減令發寒病有百一  
苦本從身出還自危已也若使身火復有動  
作則發熱疾百一之患本從身出還復自危  
也風種若起則得風病百一之病地若動者  
衆病皆興是爲四百四病俱起也是四大身  
皆是怨讎悉非我許誠可患默明者捐棄未  
嘗貪樂於是頌曰

火本在於木 相槩還自然 四種亦如是  
不和危其身 明人常諦觀 省察其本無  
是內四大空 此怨何爲樂

其修行者自思惟念吾觀四種實非我所當  
觀空種爲何等類空者有身身爲有空何謂  
空種空有二事內空外空何謂內空身中諸  
空眼耳鼻口身心胃腹腸胃孔竅臭穢之屬  
骨中諸空衆脉潤動是輩名曰爲內空也於  
是頌曰

如蓮華諸孔 體空亦如斯 骨肉皮動潤  
身內空無異

其修行者當作是觀身中諸孔皆名曰空不  
從此空而起想念不與空合所以者何意從  
心起意相續本從對生其意法者當自觀  
心觀他人心心亦空無無所依倚以三達智  
察去來今皆無所有若干方便省於內空永  
不見身是故內空而無吾我於是頌曰  
觀於內種何所在 永不得見如毛塵

是故身空心意識 譬如真影但有名

其修行者當作是觀以見內空悉無所有當復觀外爲何等類爲有我乎我依之耶何謂外空不與身連無像色者而不可見亦弗可獲無有身形不可牽制不爲四種之所覆蓋因是虛空分別四大而依往反出入進退上下行來屈伸舉動下深上高風得周旋火起山崩日月星宿周匝圍繞得因而行是爲外空於是頌曰

不見其色像 能忍無罣礙 衆人因往還

屈伸及動作 衆水所通流 日月風遊行

山崩若火起 是謂爲外空

其修行者諦觀如是而身內空尚非吾所沉復外空而云我乎執心專精內外諸空等無有異所以者何無苦樂故也不可捉持無有

想念已無心意無有苦樂不當計我於是頌

曰

是身中諸空 計體了無我 何況於外空  
當復計有耶 察於內外空 悉等無差別  
以不與苦樂 離於諸想念

今當觀察心神之種心有我我依心神耶何謂心神神在內不在外心依內種得見外種而起因緣神有六界眼耳鼻口身心之識也彼修行者當作是知目因色明猶空隨心以是之故便有眼識於是頌曰

因內諸大種 明五 及外衆四分 其 如兩木相鑽

火出識如斯 耳鼻身口意 分別成六事

色爲罪福主 是名曰諸識

其眼識者不在目裏不在目外色色不與眼而合同也亦不離眼從外因色內而應之緣

是名識於是頌曰

譬如取火燧 破之爲百分 而都不見火

觀火不離木 其諸識之種 計之亦若斯

因六情有識 察之不可別

譬如王上在高樓與羣臣百僚俱會未爲

王時在於山居爲仙人子羣臣迎之立爲國

王未曾聽樂聞鼓篳篥琴瑟之聲其音甚悲

柔和雅妙得未曾有顧謂羣臣是何等聲其

音殊好於是頌曰

如仙人王在閑居 來在人間聞琴聲

其王爾時問羣臣 是何音聲殊乃爾

羣臣白王大王未曾聞此音耶於是頌曰

羣臣報王曰 王未曾聞此 如王見試者

臣不宣惡言

王告羣臣言吾身本學久居雪山爲仙人子

明五

十七

其處閑居與此差別以故不聞於是頌曰

王以本末爲臣說 止在閑居法爲樂

遊于獨處故不知 不能分別此音聲

爾時傍臣前啓王曰大王欲知是名曰琴於

是頌曰

工未曾聞此 不解音所出 臣言人中尊

是者名曰琴

王告傍臣便取琴來吾觀之何類即受勅命

即持琴來王告之曰吾不用是取其聲來傍

臣報曰是名曰琴當興方便動作功夫乃有

音耳何緣舉聲以示王乎於是頌曰

其王有所問 羣臣皆答曰 其聲不可獲

無有自然音

王問羣臣興何功夫而令有聲羣臣白王此

名曰琴工師作成既用燥材加以筋纏以作

成竟復試厥音令不大小使其平正於是頌

曰

治用燥材作斯琴 覆以薄板使內空

復著好絃調其音 然後爾乃聲悲和

臣啓王曰鼓琴當工撓節相和不急不緩不

遲不疾知音時節解聲麤細高下得所既曉

賦誄歎詠之聲歌不失節習於鼓音八音九

韶十八之品品有異調其絃之變四十有九

於是頌曰

其音而悲和 宣暢聲逸殊 四部鼓柔輒

能歌皆通利 曉了詩賦誄 若如天伎樂

得如是人者 鼓琴乃清和

羣臣白王如此師者調琴絃聲爾乃悲快如

向者王之所聞聲以滅盡矣不可復得設人

四方追逐其音求之所在而不可獲王謂羣

明五

十八

臣所謂琴者無益於世無有要矣是謂爲琴

令無數人放逸不順爲是見欺迷惑於人取

是琴去破令百分棄捐于野於是頌曰

若干功夫成其音 是爲虛妄迷惑俗

假使無鼓聲不出 煩勞甚多用是爲

其修行者作是思惟譬如彼琴興若干功爾

乃成聲眼亦如是無風寒熱其精明徹心不

他念目因外明所覩色者無有遠近色無細

微亦不覆蓋識非一種因是之緣便有眼識

於是頌曰

如琴若干而得成 聲從耳聞心樂之

無有衆病目精明 設無他念名眼識

所從因緣起眼識者其緣所合無常苦空非

我之物因從眼識而致此患設有人言有常

樂命是我所者是不可得此爲虛言安可自

云眼識我所以是知之身無眼識也眼識無常心識所想亦復如是審諦觀者知其根本一切諸法皆非我所譬如御車擿取芭蕉之樹一葉謂之爲堅在手即微次第擿取至其根株無一堅固亦不有要安能令剛也修行如是從初發意時觀其毛髮爲是我所爲在他所審觀如是察其頭髮一切地種水火風空井及精神視察無身如吾曾聞日入夜冥有人獨行而無月光遂至中夜遙察見樹謂之爲賊如欲拔刀張弓執戟危我不疑心懷恐怖不敢復前舉足移動志甚愁感惱不可言天轉向曉星宿遂沒日光欲出爾乃覺知非賊是樹其修行者當作是觀我自往昔愚癡所蓋謂有吾身及頭手足脅脊胃腹諸所合聚行步進止坐起言語所可作爲稍稍自

致學問曉道智慧聰明愚癡之冥遂爲淺薄爾乃解了無有吾我骨鎖相連皮革裹纏因心意風行步進止卧起語言有所作爲於是頌曰  
有人冥行路 望見樹謂賊 愚人亦如是  
見身計有我 明無吾我人 積衆事成體  
骨鎖諸孔流 因心神動風  
吾曾聞之昔有一國諸少年輩遊在江邊而相娛樂以沙起城或作屋室謂是我所各各自護分別所爲令不差錯作之以竟中有一子即以足觸壞他沙城主大瞋恚牽其頭髮以拳打之舉聲大叫其壞我城仁等願來助吾治罪衆人應聲悉往佐助而搗治之足蹈其身汝何以故壞他人城其輩復言汝破他城當還復之共相謂曰寧見此人壞他城不



其有劫者治罪如是各自在城而戲欣笑勿復相犯於是頌曰

小兒作沙城 觸之皆破壞 戲笑而作之 謂爲是我所 各各自懷心 是吾城屋界 而已娛樂中 如王處國宮

爾時小兒娛樂沙城謂是我所將護愛之不

令人觸日遂向冥各欲還家其心不戀不顧沙城各以手足踏壞之去而歸其家於是頌曰

小兒積沙以作城 在中娛樂盡黃昏

日適向冥不戀慕 即捨其城還歸家

其修行者當作是觀吾未解道計有吾我恩愛之著並護身色老病將至無常對來忽盡滅矣今適捨色心無所樂以智慧法分別散壞四大五陰今以解了也痛想行識諸入之

衰皆非我所如今五陰非身所有過去當來現在亦然其觀死生以如是者便能具足得至脫門欲求空者順行若斯於是頌曰

其有習欲者 不捨恩愛著 普自將護身 如人奉敬親 若離於情欲 如月蝕光明 知身如沙城 不復計吾我

其修行者見三界空不復願樂有所向生何謂無願而向脫門所有境界婬怒癡垢假使起者制而不隨是謂無願而向脫門無相如是已了是者謂三脫門其修行者所以專精唯欲解空於是頌曰

三界不見我 所觀皆爲空 安能復求生 一切不退還 設心常思念 無相無願空 如在戰鬥中 降伏除賊怨 觀五陰本無 依倚在人身 過去及當來 現在亦如是

積聚勤苦身 一切悉敗壞 明者觀五陰

如水之有沫 若得無相願 觀三界皆空

致三脫安隱 悉度眾苦惱 見吉祥不遠

如掌中觀文 是謂為沙門 無有終始患

省察覺佛諸經法 為求解脫永安隱

義深廣演說總哀 令行者解多講空

修行道地經卷第五

音釋

拼必耕切以 笮音責也 輶音狂也 埤埵埤音切

坭坭研計切 城張也 挖知格切 煇滂古切 鏃吾告切

熬吾高切 俳步皆切 佻朝佻切 塘徒郎切 琦音奇切

薤胡戒切 剉寸野切 炊音吹也 糖徒郎切 琦音奇切

瑣音奇切 瑣音奇切 誅魯水切 德音德也